

朗朗書房  
出版·何



# 书海余生

赵小斌 著

从这里掉落出来的东西正是书虫用整个生命  
幻化成的礼物，含在嘴里但不保证立时飞升，  
却真切摆脱生活的无聊

陈子善、朱岳 读后推荐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CIT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“书虫”“书人书事”……从笔名和公号中都出现一个“书”字，足见作者对书的深厚感情。喜欢书的人不少，但像他这样痴迷书的似还不多。本书是他钟情于书，包括买书藏书读书的真切记录，展现了一个真正爱书人的心路历程。

—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子善

小斌兄的书话，不仅有趣味与知识，还写出了爱书人与现实碰撞的种种无奈，平易、真挚，读来格外亲切，读后则更为珍惜与书为伴的生活。

——作家 朱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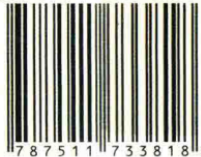


本社微信公众号  
(请用微信“扫一扫”)



本社淘宝旗舰店  
(请用QQ“扫一扫”)

ISBN 978-7-5117-3381-8



9 787511 733818 >

定价：49.80元

# 书海 寄余生

赵小斌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书海寄余生 / 赵小斌著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7.9  
ISBN 978-7-5117-3381-8

I. ①书…

II. ①赵…

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6499 号

## 书海寄余生

---

出版人: 葛海彦

出版统筹: 贾宇琰

策划编辑: 黄海明

责任编辑: 呼延华

责任印制: 刘 慧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1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---

网 址: [www.cctphome.com](http://www.cctphome.com) 邮 箱: [cctp@cctphome.com](mailto:cctp@cctphome.com)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5626985

---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 55626985

# 蠹鱼三食神仙字

小米

现今美漫改编的电影大行其道，惹得身边看连环画长大的熊孩子们也忙不迭地跟风。回想这些年，自己其实也徜徉在一个漫威宇宙般的架空世界里，这个世界的原力，就是书。

虽然这里有着“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”的巨大黑洞让人无限坠落，但也有着无穷无尽的“书痴书狂”星球等待探索，几乎每颗星上都待着一个有趣的家伙，一聊起书就不愿停下，在时间荒漠里拱出不凋谢的花来。

书虫就盘踞在极光亮的一颗恒星上，用他特有的温热高竖起“欢迎藏书癖病友”的路标。

在豆瓣网上相识十年，虽分居两地，与书虫却似从未分开。在每本读过的书、每个去过的书店，甚至每个买书成痴的“病友”那里总能寻到对方的影子。

可这份浓浓的“情缘”也当真伤人不经，他那一篇篇质朴又包含深情的书话常常犹豫好久才咬牙点开，结果一坑未填一坑又入。他常戏称有心仪之书欲而不得为“种草”，这些年跟着他的书话书账简直散布下了一片草原，一棵棵拔下来，荷包全是血洞，索性在这里“报复”一下。

书虫好财。爱书人常有敝帚自珍的毛病，就算是庸常烂书到

了手里也绝不愿丢弃。然而书虫这个理财高手却经常开相册甩卖自己的存书，有时还堂而皇之地上街摆摊，实在让人怀疑这家伙是个聚书求财的隐形书贩子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他散书实在是因为居住空间快要被侵占一空，再坚持只进不出，只怕全家都要站着入睡了！他散书全是白菜价，既为书寻个新归宿，又能结识不少书友，顺便还给自己不断“洗版”找到了理由，真是一举多得。

书虫好赌。他本性原是散淡安稳，日日习字阅读，静若处子。然而一有书讯传来，他便尽显“赌徒”本色，先是呼朋唤友广而告之，再要装模作样比质论价一番，结果却总是一场豪赌：赌这书装帧绝美、赌它内容绝佳、赌它必不再版、赌将来不再有眼前的价格，总之结果就是——买买买，先买下再说！

书虫好游。若说他算是个资深“驴友”，那背上驮的一定尽是书篋。虽不像藏书大家们那样把寻访藏书故地和参加拍卖会当作主业，但他为了看版比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书店书市间奔波，经常为寻一本书而捎带回一车书，路费远超书价也乐此不疲。每到一处，凭着他对书的强大嗅觉总能在荒僻处觅到有书的地方。近些年，他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书之旅又延伸到了网络上，各大图书电商的信息他了如指掌，总能为迷失书海的初段小银鱼们指点出路，堪称皇冠级导游。

书虫好晒。跟他聊天，经常“一言不和”就甩图。作为丛书控、洗版控、原版控的他总能准确地从书山中迅速找到目标，一图说明真相。这书国内没出版过？错！那套丛书只有30册？又错！没人得到过某作家的签名本？大错！他虽非只买不读把书当作玩物的虚荣者，但却极乐意分享那摞起来与他同高的企鹅原版、款识清晰的作家手迹，还有压弯书架的全套丛书，仿佛这些都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。我偷偷建了个微信群，就叫“一起去书虫家劫书去”，里面都是因为长期看他晒图而走上拼命屯书这条不归路的“受害者”。

书虫好色。他除了好书、好碟，还相当“好色”，只是喜好的女人范围相当有限，除了书中那些只可远观的文学女神，他深爱着虫妈、虫嫂和女儿依依。他把这份深爱埋在与书有关的记忆里。“一个爱书人的背后，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

人。她是不是也爱书这并不重要，但她是不是爱你，这很重要。”这句话被我引用过很多次，以证明自己只是个充满了七情六欲的普通书痴，而不是丧心病狂一宅到死的冷淡隐士。

书虫好酒。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与他在现实中的相遇几乎全都在酒肆。在我生活的这个以啤酒著称的城市，朋友们坐下谈论些什么并不重要，酒桶的数量和酒的新鲜程度才是重点。书虫的出现给了书友们在酒桌上堂而皇之大谈“无用之事”的最好理由，相识时辅以沈从文和张爱玲的羞怯，相认后大杯干掉奥威尔加村上春树，然后是一扎又一扎属于卡夫卡混搭麦卡勒斯的孤独原浆，间或从包里摸出羞于在公众场合展示的爱书交换诵读，仿佛他不是一个新结识的书友，而是熟知自己关于阅读所有隐秘记忆的神明，正是“案头见蠹鱼，犹胜凡俦侣”。

吐槽至此，心满意足。

虽然有人抱怨“今日开箴看，蠹鱼损文字”，但看过前辈们饱蘸对书人书事深情的《银鱼集》《生涯一蠹鱼》之类的集子，心下欢喜，对这些与书相爱相杀的小虫有着莫名的好感，连自己的书帐都命名“小蠹手记”。认得书虫后，这份好感也转移到了他和他的文字之上。

他总自谦文字平淡，不过据实记些与书有关的记忆，实在难有市场。我却从他年复一年的流水中嚼出了仙气。爱书人都喜欢讲《酉阳杂俎》里那个故事，呆书生在古书里发现了发卷便烧掉了事，没想到这东西名叫“脉望”，正是不起眼的小书虫吃过三次“神仙”字样所化，夜里拿它对着星星就能有神使赐下仙丹，和着脉望服下能立刻成仙。

拿到这本《书海寄余生》，可得好好翻阅，那掉落的东西正是书虫用整个生命幻化成的礼物，含在嘴里虽不保证立时飞升，却能切实摆脱生活的无聊。

目  
录

蠹鱼三食神仙字 001

卷一 人书俱老

父亲的行李箱 003

母亲的缝纫机 010

哥哥的铅笔盒 015

妻子的衣帽间 020

女儿的小书架 025

儿女四书 031

心远地自偏 040

书到搬时方恨多 047



吾家有女初长成 053

——一个三岁女孩的读书单

年的记忆，家的味道 061

## 卷二 书窗漫笔

传奇张爱玲 069

寻觅沈从文 075

志摩的鳞爪 081

语堂的母语 089

梁任公的身份 094

阅读鲁迅小史 100

董桥下午茶 106

如此星辰如此月： 111

关于钱锺书和杨绛的阅读记忆

明月几时有 118

汪曾祺小说版本对照记 123

## 卷三 西书风景

- 海明威的盛宴 131
- 福尔摩斯的“研究” 137
- 向乔治·奥威尔致敬 143
- Never Gone With the Wind 149
- 当我谈村上春树时，我谈些什么 153
- 放下傲慢，丢掉偏见 160
- 麦卡勒斯的孤独 165
- 推开午夜之门 171
- 十年一觉企鹅梦 176
- 是谁传下这盏灯：兰登书屋九十年 181
- 外一篇：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香：  
六十年的佳酿 Vintage 186

## 卷四 书卷多情

- 正在消失的书店和  
不曾消失的记忆 193
- 签名本风景 199
- 绣像与插图 206
- 香港访书记 210
- 苏州访书记 215
- 书市记忆二十年 221
- 书之归去来 226
- 袖里乾坤大，书中日月长：  
小开本情结 232
- 甲午书间事 239
- 乙未书间情 245



# 人书俱老

卷一



## 父亲的行李箱

十六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前后的整整一个多月里，我都游离在一个真相之外：要离开小城奔赴北京了。

我马不停蹄地在两个更小的县城之间穿梭。先是去父亲的家乡体验农闲生活：正午在蝉鸣中打落一树青皮的核桃，吃得满手黑褐；夜里在繁星满天的田野中睡去，和着一片片的蛙声。之后又跑去生我的地方和小学同学重聚，跟一群十一年不曾谋面的同学（我一年级之后就沦为转学生）在没有球门的球场上踢得昏天黑地。回到自家小城的时候已是8月下旬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准备离开这里。

当时最纠结的就是带什么书在身边。那时我已经攒了两书柜的书在家里，虽然都已读过多遍，但要离开陪伴多年的它们，心中还是有些不舍，这样带哪本就成了难题。

父亲找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给我，说是自己年轻时用过的，很结实，让我想带什么都带上。我这才精挑细选了十种近二十册，和母亲新买的大棉袄一起，成



了压箱底的宝贝。记得中国的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钱锺书的《围城》和巴金的《随想录》五册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的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《傅雷家书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《稼轩长短句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曹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；外国的则带了漓江出版社的《麦田的守望者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《大人物盖茨比》，以及群众出版社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五册。这些书也成了我在大学宿舍里小书架上最早的存货。

父亲原本是想送我到北京的，就像六年前他送哥哥进京一样，但后来考虑再三，觉得有哥哥在车站接我，送到西安就好。

1998年的时候，从商州去往西安，既没有铁路，也没有隧道，更没有现在的高铁，路程虽不算远，但因为要翻越秦岭，只能走各种盘山路，所以一百多公里的车程常常要花去几个小时。冬天的时候若赶上秦岭大雪，是常常要准备好在山上过夜的准备的。

于是我们坐了上午的大巴，原计划早点到西安，还能小逛一下。谁知道半路上遭遇了山体滑坡，整个路被断掉，一车人远远地堵在了秦岭的半山腰上。耽搁了许久，无法解决，很多车都掉头往回走。好在我们的大巴联系上了对面同公司的一辆从西安到商州的车，商量好交换乘客，各自掉头往回开，这样不耽误所有乘客原来的计划，唯一的麻烦就是需要乘客自己把行李扛过去。

由于滑坡的影响，正常的路是不能走的，只能贴着边，甚至从坡底下的小路绕过去。这时候体现出了我带那么多书在箱子里的不利。

父亲的行李箱，由于是很多年前的物件，还没有拉杆，当然那断掉的路很多地方也没法拉。我咬了咬牙说，干脆把书扔掉，要不然太沉了，父亲断然拒绝；我说两人一起抬，他也没答应，一个人用双手将行李箱举过头顶，扛在肩头前走了，让我在后面跟着，背着个小包。

父亲一颠一颠却又大踏步的背影就此定格。



那个年代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有喜欢的，也有不喜欢的，但还没有几个说他煽情的，不像现在，都觉得背影成了家常。但对我而言，跟当时的弯弯山路和炎炎烈日一起，父亲的背影第一次这么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父亲和我在断掉的山路上最终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一路上停了幾次，即使我不断地给他擦汗，他的衣衫早已湿透。

到西安时已是下午，离进站只有两个小时，我们没有再去任何地方闲逛，只是躲在尚德路的饺子馆里吃饺子和吹空调，后来这里成了每次父亲接送我来去北京的定点。

四年之后，我从大学毕业，工作的第一站是一家国有银行。散伙饭后，从宿舍离开时，我光书就整理了六大箱子，叫了搬家公司一起搬到未来的单身宿舍。因为离正式入职还有一个多月，

